

名疇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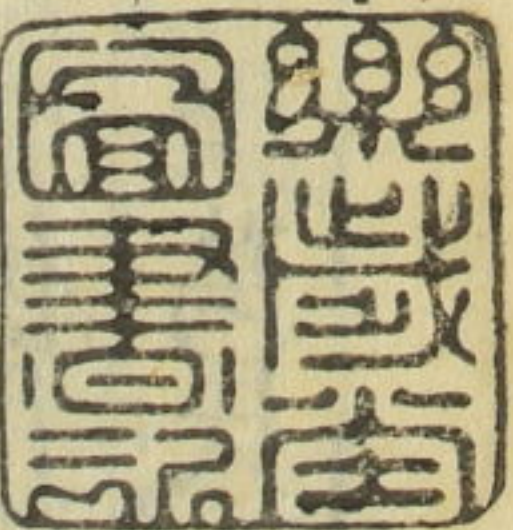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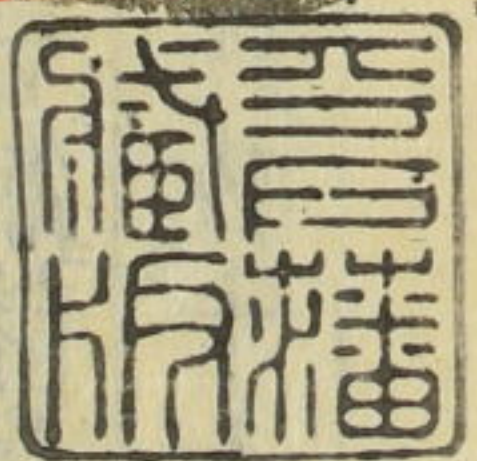
530
5



依易所究之字義有十一曰政刑禮樂教學材
賢彥哲聖

名疇卷之五

日本平安皆川愿著



政者其事之所規制以夫民之所宜止而以承之其
衆庶之名也其疇象為以我道之紀所規而以紀所規
之於彼衆衆之所道所宜之類也凡天下國家小大雖
異並皆為衆衆以相和順而以安其生者也然小人
無知則必爭爭則亂生焉士君子禁其爭亂而制之
和順之道者是故和順之道之於民唯可使其由

名壽

卷五

而已故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故凡民
衆之事必爲之上者制之分率以其和順卽政政者
上之人率其民以正者也以正者則當以其身爲始
故左傳桓二年云政以正民論語夫子曰政正也子
率以正孰敢不正是故凡上之制下分率於其土及
民事物者皆謂之政書洪範農用八政一曰食二曰
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
曰師並皆制農之分率者也左傳襄二十四年曰范
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亦言制諸侯之幣使用重幣
也周禮地官大司徒云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散

利一薄征二緩刑四弛力五舍禁六去幾七省禮八
殺哀九蕃樂十多婚十一索鬼神十二除盜賊並亦
皆制荒年分率之宜之事也其他曰軍政者軍中所
制諸分率之事也曰學政者學中所制諸分率之宜
之事也曰宮政者宮中所正諸分率之事也而此數
事皆當由平故政多言平孟子曰平其政行辟人也
可也韓詩外傳曰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是也然
政之爲正分率以和民人之事者雖古賢者或未能
之知故孟子曰子產不知政也

或問政貴平者何故也答曰平齊者政之所由立

者也蓋凡亂者率由民于擾其他而生于擾其他者亦由自不得其寧處而作者也令其不寧者各得其所而又禁之于擾者則治治者令各得其所之名也各得其所者得所分之平齊者也所分不得平齊則怨怨而不服則爭爭則亦亂生焉是故古者為天下曰平為國曰治治平者為政之所主者也禮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亦乃平齊之謂也詩小雅節南山篇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言師尹不平則國不能安也又問然則制平齊當何取其準答曰按左傳隱五年臧僖伯曰凡物不足以

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據此言之制平齊者軌物為準又問然則務平齊則國可以治天下可以平夫子何以又言身率以正也答曰所謂軌物者即亦義之所在也義者民雖好之而其力不能獨任任義則仁矣故夫子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及上之人身率以正則民皆悅慕以嚮其化故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此其所以然者蓋民之好義之心者原亦天

地之性鬼神之情也。天地之性鬼神之情，其為物也。大是以小人之載之也。譬猶推大車，眾同則以得推，而不能獨自推。雖或有力而推，亦不能久焉。唯君子則為之前，輓者也。君子不以身勉其前，輓而獨責其不推於小人者，是不行之道也。君子苟能自勉以正其身，以勞之前，輓則民固在後推者也。故夫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又曰：先之勞之，勿倦。又問如何是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也。答曰：制建分率，慎其二務，以示民以其可法者，導之以政也。及有違犯者，則刑以懲之。

之使其知分，莫復踰者，齊之以刑也。又問慎二務如何。答曰：二務之稱見於左傳。昭七年，士文伯曰：政不可不慎也。務二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或又問論語或問子奚不為政。夫子答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者，何言也。答曰：政者，蓋隨世與俗，取舍異，且是以俗淳則有守，淳之政俗弊則有救，弊之政且世有古今，地有夷夏，其所宜立制亦皆不同。禮王制云：齊其政不易其宜，則政固不可以一定之論是。

或人之所以謂政不可不以預講而曰子奚不爲政之旨也雖然政之行與不行也亦唯視之其德德有誠則民悅服德有偽則民不從故夫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凡德之所本孝悌爲基孝悌誠至則必尚禮義君子之從禮義者亦猶民之從其政也君子既以此備其身則亦必以此治其民易文言傳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者卽是也是故夫子之講德義者卽是爲政者也而世之欲講爲政者皆不知爲政

之道者也故曰奚其爲爲政

或又問禮中庸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蘆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者何謂也答曰此言人之道則使政敏行焉地之道則使樹敏長焉者是故政之行否唯因其人而變化譬猶蒲蘆化生也是故人君欲爲政亦在知人而舉賢舉賢任之以政則治平可致焉矣雖然賢之進退與國之治亂亦皆象其君德之明昏若其內受血氣掩蔽者外必進婦女小人以竊勢而當其權若其內不受血氣掩蔽則外必進賢

出小口云フ詩小
雅自昔何為トイ
ヘル昔カラシテ人
ハ何ヲカ為シタルゾ
ト云ハト云フナリ
大雅心之憂矣寧
自今矣不自我先
不自我後トイヘル
自ハロラハ憂フモタ
スヤフニナクハ魯
ニ今ノ外ヲ指シテ
其小口トストセン
ト云カタニ行ツテ
テ思ワントセヨ我
ヨリ先キカシト云
フニモユカス我ヨリ
後ニト云フニモユリ

人君子以考道而論其政是故因象異情其變不可勝言要之在脩身而已故曰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刑者於其所或濫越者設承以其之所就而以使有受成之名也其疇象為於彼道行之所出或濫紀以紀其受之紀其所之類也凡五刑之設自古有之晉語曰夫戰刑也故天子用兵征於不服之方者亦乃刑之大也斧鑕刀鋸之屬次之蓋皆所以懲戒夫民之作寇賊姦宄之具也先王之治民先務足之衣食衣食既足則民安其生既安其生則教以義方民知

マヅト云コナリ

義方則知耻有所不為若猶有亂德者於是乃用刑罰刑罰之用乃又所以養善類也刑以養善類者刑蓋以防民之失性左傳襄十四年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太抵先王用刑之意蓋上古之民淳樸愨實人各自安其分不敢作非義世風稍降凶虐出焉縱恣淫暴誘民性於不道於是乎為之上者始用刑書呂刑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卽是先王用刑之意實以禁民性之流之邪僻也是以聖人所尤大懲於民在其失性而元惡抑未矣苟從民

音晒テ新ト通シ
礼曲礼ニ笑不室
矧ノ注ニ齒本鼻
大笑則見ト下
地デテコフナルニ
ソレニ猶コシト
云コトナリ詩大雅
ニ神之格思不可
度思矧可射思

ト云ルハ神ノ采格
ストオモフベシ其
イタルハドレホドニ
アルベキト云コトハ
カリレルベカラス
トオモフベシ

之失性而莫之懲艾則天下皆將胥化爲奸宄也康
誥曰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卽是也是以四凶者
堯時之元惡也及舜爲天子外陶爲士以治其罪桀
從流竄而其定刑典乃曰怙終賊刑此其意輕重所
在可見也春秋之世諺有言曰尤而效之罪莫大焉
亦乃先王用刑之意也

或問刑以鋤姦偽爲要乎答曰否夫子有言曰斯
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是故凡民之作奸
偽者亦皆從上之所導而胥倣以然者耳上以驕
奢導其民則民皆僭靡而乏衣食之衣食之民以

サハ左様ニアルコナルニソレニアテシルベケンヤトオモフベシト云コナリ

行不義爲有智而上之人或不教以正之則亂生
焉左傳襄二十七年子罕曰無威則驕驕則亂生
亂生必滅雖然其欲教以正之者以其身不正則
其政亦不正不正則不平不平則民心不服民心
不服則姦偽愈起焉夫愈起之民安得盡殄絕之
哉凡刑之勦姦者乃亦以除民之所疾苦且以防
民之所倣惡者詩大雅桑柔篇云貪人敗類卽是
也是故非民所顯疾苦則不必除之非民之顯倣
惡則不必防之且至治之世其民比屋可封也如
中治以下之世民善惡雜焉以善求之率皆善以

惡求之率皆惡安得舉誅之且惡之隱微者小民不無也上之人雖欲舉罰懲之而其與同閭巷者憚上之嚴拘畏上之威令又苦其以妨衣食之業也因或相黨遂爲之隱則非刑之所能盡及者也耳故曰民免而無耻是以聖世之治脩教以導之德令惡慝自銷矣中主之治守法簡刑而令姦邪自伏如漢曹參云獄市所以并容者卽是也下主之治煩法繁刑以令凶悍之民愈躁不安是故刑屢用則民黷其政兵屢用則民黷其武黷則失其威禮表記曰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世之不知道

者或以爲惟威可以厭民刑可以畏民者豈知民之不可剪其心哉抑亦不知其本者耳是故治民以養其廉耻爲本廉耻則民自有不敢爲者民自有不敢爲者然後加刑於其敢爲惡者是爲刑罰中刑罰中則雖不多刑又可以威四海矣所謂舜四罪而天下服者亦乃從斯之謂也

或又問凡用刑者以威民禁其邪也不以尚威爲要乎答曰否凡上之用政刑皆以和順民也而上之人之於民亦不可不以其和順也上威過隆則少恩少恩則民雖畏其刑而其心不肯服不肯服

則詐偽應之乃刑亦非其刑也謂刑唯尚威者必
誤國事之人耳夫刑國之太典不得已而用之吏
或欲示已威因過隆其上遂致民心携離此皆奸
吏不知先王用刑之意者之所為不可不戒也
或又問易豐卦象傳曰君子以折獄致刑中孚卦
象傳曰君子以議獄緩死旅卦象傳曰君子以明
慎用刑而不留獄此曰致刑曰不留獄而一又曰
緩死似不合如何答曰留獄則民之與其獄事連
者或因妨其生是以折獄不留而致刑然其致刑
之中獨其當死罪者多方求其免路而反復議之

是以緩此亦先王用刑之意也

或又問刑必詳論其等殺者何也答曰刑之詳論
等殺者猶禮之詳論等殺也禮無等殺則其文不
明其文不明則禮猶不行也刑無等殺則其義不
明其義不明則刑猶不行也義明則民知其所民
知其所則視知其平視知其平則其心誠服是其
所以貴等殺之旨也

或又問禮曲禮曰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者何
故也答曰刑禮一也禮制之於內者也刑禁之於
外者也禮使士大夫自儀法之者也刑懲小人以

納之政軌者也是以古者使取儀法於有禮者亦稱曰刑詩大雅思齊篇云刑于寡妻又文王篇云儀刑文王論語云君子懷刑卽是也君子爲當爲大夫之德大夫爲宜居君子之爵位是故君子居位大夫則身行其禮義以示民儀則者也若或以刑上於大夫則是乃其國自辱其爵位也是以刑不上於大夫也是故禮者非能自以制其心者則不能用者也如庶人者當用其心力在其產業而不能分之其他者也是以常仰其治於君子雖其或志於善者亦唯不過姑倣之而已故曰君子周

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是以禮不下庶人也

禮者物之有等級能爲與其天命相順而以出之之名也其疇象爲其用等能體順之於其所紀天命而用以道出之之類也易象則以坤上有陽者稱之曰禮也蓋凡人衆之相羣居也必有男女長幼親疏貴賤賢愚貧富遠近新舊之別依其宜則行不依其宜則不可行聖人觀其別之宜而制之度量宜之所在之謂義度量之所分之謂節著其義節以爲典則卽所謂禮者也左傳成十五年子臧曰聖達節次守節昭六年叔向引書曰聖作則禮曲禮曰聖人作爲禮以

教人是故禮者非聖人不能作之而聖人所以作之者亦以教人所以教人者禮蓋治人之所至要也左傳隱十一年君子曰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即言禮之至要者也然而聖人之作禮亦非以自意為之而法天地之經緯左傳昭二十五年子大叔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紀而民實則之即是也所謂天經地義民行者即亦統制夫衆之和順之謂也和順者由等殺而成者故禮中庸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人衆之羣居也其物日新是以其衆之風尚有時而變聖人乃又

有因時俗而以易其禮制夏俗尚鬼則夏禮尚鬼殷俗尚質則殷禮尚質周俗尚文則周禮尚文然如其要本所立者三代同之而唯文為禮之備蓋亦以法天地之經緯為本故也故論語夫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以其要本所立則仍同言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以其貴文言也而所謂著為典則者亦以著其君子行事之大則而已如用之者使其各以權宜焉而以從其事故左傳昭十五年叔向曰禮王之大經也是以君子之

行必據義而法之度量法之度量而必中其節中其節而以盡之精微即亦皆可稱之曰禮禮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雖所未有而可以義起則先王之禮唯立之大經而如其權委之於其君子之所行者亦可以見其旨也矣春秋時列國公卿大夫據其大經與時義參酌以行事其義中權者皆稱曰禮如左傳哀十二年仲尼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即謂是者也而其度禮之所行隱六年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八

年秋會于溫盟于危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桓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廟及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之類即是而此並皆以其有尊王若敬先若定大嫌疑之意者稱曰禮者而皆其用之大者也古人又有直稱其用意所主曰禮者如易繫辭傳云智崇禮卑禮曲禮云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乎者即是也是故先王制禮之大意以人各自執卑下而以敬人安人者為其用乃所以保合太和者也故論語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又曰知和而和

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所謂節者即度量之所分而會通之所由生者也易繫辭傳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是故和節皆得者乃禮之義之所存者也其小節從時宜而變者如鄉執羔自范獻子始士之有誅自縣賁父始邾婁之復以矢自戰於升陘始魯婦人之髻而吊也自敗於臺駘始者即是也至周之晚季禮皆遺其大本而務末節故禮經解曰禮之失煩論語夫子曰先進之於禮樂野人也後進之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乃為是而言者也或問論語林放問禮之本夫子答禮與其奢也寧

儉者何也答曰夫禮必以義為本禮禮運曰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又曰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士者謂之人義左傳僖七年管仲云子父不奸之謂禮昭二十六年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凡此數者之行皆生於自謙抑者也謙抑不敢盈其度者乃儉也故曰寧儉也

或又問論語夫子曰立於禮又曰三千而立又曰不學禮無以立左傳昭七年孟僖子曰禮人之幹

也無禮無以立此類於禮言立者何謂也答曰立者謂立位也論語夫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者即是也蓋凡位之所以得成其位者唯以有禮之典刑也有禮之典刑則其所以與內外左右相接之道有成軌所以與小大上下相順之序有常經其位則得以立焉左傳昭十六年子產曰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二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屢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此可以見小國之事大

國亦唯以有禮制故以得不比大國之鄙邑以各成其所立之位者也十二年叔向曰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又曰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襄七年叔向曰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此又可以見先王制禮使諸侯各守其制以各得保其位而立之之義也是以古先聖王之世必有制禮使諸侯已下卿大夫士其立位發言行事用物各有常度人學其禮各自知其常度則得以立其位故禮必曰立也又問行事之度者何答曰隱公

禮記

卷五

五

七年云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覺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襄二十一年云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哀公十五年芋尹曰事死如事生禮也及儀禮禮記所有諸冠昏喪祭之禮之類即是也又問發言答曰先王於人之發言辭亦設之禮制左傳襄十二年晏桓子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及儀禮賓主之辭禮曲禮賀娶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之類即是也又問用物之度答曰哀

七年子服景伯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為天之大數也及禮禮器所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者即是也或又問禮本於義而以文之者則凡人日用行事皆自有禮可用者而其所用者即禮也然而觀儀禮所言冠昏喪祭之諸儀節一定為範不可復易者矣如何取之乃可得施之日用行事願示其法答曰如儀禮所言冠昏士相見鄉飲喪祭冠是成人終身所宜用之大經婚是夫婦舅姑終身所宜

用之大經，士相見，是士與人定交，終身之大經。鄉飲，是鄉人相交之大經。喪祭，是用情於親之等殺，亦皆終身之大經者也。而其諸儀節，乃禮中庸禮運所謂禮儀三百，經禮三百者，而威儀三千，曲禮三千，亦自備乎其三百儀節之中矣。學者能思以通其大經及諸儀節之制，所以然之旨，則彼大經及諸儀節之旨，皆可用以施之於日用行事之間矣。是以前書亦以儀禮為名也。自後儒失其學之方，徒論其儀數，而不復知其義之可求。然此自是後人粗學淺解之失，要亦聖人之道衰也。

或又問儀禮率是東周以後之制度，似非文武周公之舊文。如何？答曰：據禮雜記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於是乎書，乃知儀禮冠昏諸禮亦皆七十子之徒學於夫子之所書。且古者禮書甚乏，王侯諸國雖各有其禮書，亦唯藏之於其宗廟中，而唯其國有司觀之。左傳哀二年，桓僖災，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者，即是也。故夫子之世，通禮者甚少，是故夫子嘗學之於老聃，學之於剡子，又嘗之杞之宋，以求三代之禮。則可見當時天下無有記禮之書行之事，且據左

傳昭四年六月，楚子合諸侯，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昭七年曰：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丘。則夫子之時，世達禮者甚乏，其人又無有禮書行者，益可見矣。是以論語子貢答於衛公孫朝曰：文武

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亦可以見夫子亦唯學之於其在人者，而非以見行禮書學也。論語又記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夫禮特言曰執，則知其義猶執御，執射之執者，夫子之於禮雖其所教人亦以身執之，而不以書傳之也矣。以此推之，乃知儀禮之所記喪禮外十六禮亦皆七十子之徒問於夫子之所書者，而其記中所有諸廟堂及車服器用之制度數量亦夫子因當世所用以告之，所以然者蓋

亦以其問者將實行之故不更復遠引前周之制度也雖然夫子之所告其義則皆是文武之道唯以有先進後進之不同是以其儀文制度稍不同以禮器云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之語觀之則其義可見也是以七十子之徒直揭其書傳之以爲學禮之大經禮器所謂經禮二百曲禮二千之稱亦由是而興乃至禮中庸稱之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者亦以夫子所舉其義與文武合故尊稱之曰聖人者也是故儀禮其所言雖多東周

之制度而其道則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
或又問先王設之大經使人權宜焉者是先王待天下後世之人以皆賢智也人固有智愚賢不肖愚不肖而用此則權皆不中宜如何答曰齊風曰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言民之才惟如上所待而至也此譬如養嬰兒父母日抱則兒成其行步者晚矣譬如瞽唯憑其相則終不能獨行而已先王於禮設之大經使人權宜焉而其世乃多賢士大夫夫三代之人物所以大勝後世者亦由有禮教令自用其心者而然者也則豈唯

士大夫而已哉民亦然故夫子曰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亦唯由有禮教而然者也故禮禮運曰禮者君之大柄也

或又問儀禮之書其於天子之禮止載覲禮一而已不知天子於冠婚皆以士禮為準故不載也與答曰冠禮固云天子元子猶士也然則昏禮亦可以推知蓋唯其所用器服加隆而已又問儀禮記射已有鄉大之別則雖天子其他諸禮亦似宜著其加隆之法何以皆無著乎答曰天子之禮非常時問者之所急且射已著鄉大之別則雖天子其

他諸禮亦可準知焉且加隆之詳是有司之事非君子所欲聞也故曾子云籩豆之事有司存焉夫子亦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不求明其義文所存而徒鑿鑿乎籩豆玉帛之間者抑皆後世說禮之失也

或又問宋儒司馬溫公朱子皆著其家所用之禮其意蓋皆身在無禮制之世而有志於先周之禮者其意似可嘉者先生以為如何答曰先王制禮之意本非為一家有志者之設而所以制治天下之具也今以獨用之於一家譬猶牛刀之割雞耳

且宋儒於禮率多妄撰如神主之制非前代所聞而強以意妄造不足據效其他類此者甚多雖然如其志亦大可嘉者矣但宋儒論禮大意或以為人人用此飾身防慾之具也者乃亦不知先王制禮之意者耳

或又問論語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答以知禮者先儒說其實昭公所知儀而非知禮也孔子以其臣故難明言故不辨其非而直答以知禮也據此禮與儀之易混者自古人已然今願聞其詳辨答曰禮之名義前已明之矣如儀字乃為以身

取其相值之當不差之方而以作容節之謂譬如射者之儀為欲其矢之命中而作容節者也如鳳皇來儀為欲集於有德輝之方而作容節者也禮儀之儀亦欲取其所當從之義方而作容節者是故儀者止於其作容節之義者也然如古儀禮實亦寓其儀節之中以先王制禮之大義者也不可徒作以是文飾其進退周旋之儀節者看或又問當今世或欲復古禮不知何以為先答曰左傳隱五年臧僖伯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凡禮者皆古君子為納民於軌物之設也是故為國

者自經界始為禮者自宮室始宮室之制明然後
貴賤上下內外大小之別可章也其次則衣服其
次則器用先王之所以建極泄民者矣

或又問我邦俗祭有用籩豆者為合於禮乎答曰
否禮禮器曰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
君子謂之不知禮以是義推之則我邦祭用籩豆
非禮也

或又問左傳昭二年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乃今知周公
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夫周易象何與禮而宣子

云爾乎答曰易象謂易象傳也象傳卦名下必言
君子所行以法其象如乾卦云君子以自彊不息
坤卦云君子以厚德載物屯卦云君子以經綸者
凡六十四物而君子所以處已理物之義則略皆
備矣蓋彖象二傳並皆先周達道君子之所作而
當時魯太史藏之而宣子觀焉故宣子之言云爾
也後世儒者謂彖象傳孔子所作宣子之時未有
也是以左傳所言竟成不通耳又問然則春秋何
以謂之為周禮乎答曰春秋書法自先王時已有
之魯人傳其法而史官修之蓋其國大事及同盟

諸侯所告者必書之春秋故魯語曹劌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宗人夏父展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此類蓋以其書示之後嗣備其勸戒言也又據僖七年管仲言於齊侯云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則當時諸侯之國皆亦有記書孟子所謂晉乘楚檣杙即其類然唯春秋其書法甚正故宣子特稱之而其書傳在他國者或以為教具楚語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

惡焉以戒勸其心者即是也而其善惡出入之度並皆以故為經法而其經法乃禮也故曰周禮也又問然則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者何也答曰周之盛世雅頌之教敷乎天下矣及王室微而庠序並廢而絃歌息聲所謂詩亡也詩亡則玉綱解紐而諸侯縱恣夫子於是因魯舊史之法脩春秋其意蓋欲因諸侯同盟相告之義使其相共維持天下善善惡惡之道而以戒觀夫臣子者也故孟子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

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又云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
 子懼此春秋所修之大旨也至如其書稱物之法
 則左傳昭三十二年云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
 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者盡之矣
 而成十四年云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
 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者其義並同又
 問然則如春秋書召王曰狩及三叛人名之類非
 春秋大旨之所在歟答曰春秋之義因霸以統天
 下之大權因諸侯以明天下之善惡法舊典以正

天下之書法是故書法乃春秋所因以寓其太教
 者然亦非一字褒貶之謂乃但書云某弑其君某
 則其君臣之罪自見書云秋新作某宮則其作役
 之失時自見者即是也莊周云春秋經世先王之
 法志議而不辨者乃亦以是言之者也是故雖後
 世之人各於其行事因春秋書法以取之屬比則
 其善惡美醜亦可以立斷焉禮經解云屬事比辭
 春秋之教也亦以是言之者也

樂者聲之使人心樂趨其節而以聽之者之名也其
 疇象為道聲之使彼實心道趣此所紀其節而以美聽

之之類也。蓋聲者氣之屬也。而與物形相激以生焉。者也是以聲之入人也。亦以動其形氣。形氣不足則心未慊也。形氣有過則心又不安也。未慊與不安者。害於其所聽。是以先王之樂必用論聲。而以從其和。周語伶州鳩曰。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物者謂萬物。立萬物得其性情之常者為樂之極。而聲相集以成其所極者也。是故詩之辭意及五聲之情。各有遠近。小大所至而

今皆相得不失其所宜者。亦樂極之所要。乃極之所集成之聲之本也。聲與聲之間。應和相保者。宮商之善順也。細大不踰者。五均之制常也。蓋凡天地之間。物之所相感應。莫著於聲。而八音相應和者。盛德之象也。副之以詩詠。盛德之文也。故古稱曰樂德。易豫卦象傳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者。卽是也。先王用此以教天下。化民風。晉語師曠曰。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脩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此乃亦

兼言樂風所以作者而以語其化能服民者也左傳
 昭二十一年伶州鳩曰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
 興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興
 以行之此言樂以風化者天子之所職也

或問先生言樂似與詩相混何故答曰古亦混稱
 不別左傳吳季札請觀周樂魯人歌今三百篇禮
 曲禮云既葬讀祭禮喪復讀樂章者是也蓋周以
 前不見分言詩樂者及周人欲詩義先入其心是
 以始分詩先教之而夫子述其道故曰興於詩成
 於樂教詩之時重在其文而及為樂則重在其聲

所旨不同故別其所教而又分言之也非初岐途
 而余始混稱之也

或又問樂以聲為重邪將以詩乎答曰按禮樂記
 云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唱而三歎有遺音者
 矣又云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于揚也樂之末
 節也故童者舞之論語夫子云樂云樂云鐘鼓云
 乎哉以是言之樂之所重不在聲矣且樂歌者與
 琴瑟皆位於堂上而其餘皆於堂下則其重在詩
 歌者可知也又問禮樂記云樂師辨乎聲詩故北
 面而絃則聲詩無乃輕者邪答曰聲詩則輕而所

言詩德則重也已

或又問物遠近小大之所至何謂乎答曰凡五聲有
五聲之情樂記云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
事羽爲物五者遠近小大之序並皆以斯類推之
此詩辭意之所以取比象而合之者也又問十二
律答曰今我邦樂律之黃鐘即古之黃鐘也其聲
生於人胃上口次之背生大呂太簇其下生夾鍾
姑洗仲呂則正當背中蕤賓林鍾當腹背之中爲
最下其前上臍下生夷則南呂其次上生無射應
鍾分圜而六分之因其三而又九分之則九六之

合也當九之分爲陽律當六之分爲陰呂故周語
伶州鳩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
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乎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
道也即謂此也詳見於余著易原

或又問古人崇樂教者何以也答曰凡邦國之佳
疵自古莫不由其俗爲之也其俗之美惡自古莫
不由其風爲之也其風之好否自古莫不由其山
川之氣與其君政德爲之也蓋其山川之氣之各
被於其民心也廣訐則闊遠奧深則淵靜鬱塞則
纖蓄狹隘則局促施以吉德善政則亦皆各因其

性而進以之其良施以凶德裨政則亦皆各因其性而退以之其不良矣古之聖人因此以知夫教之因風則可施化而其山川之風氣固又與其民之聲氣相依者也是以採風謠以知其土音之宜考歌詩以知其俗情之所趨於是修詩考志樹善建德乃亦歌之以其土風而如其文義則庠序講之令民無長幼皆無不以從事於學於此也是故古之所教民者即皆其民之所以自遂其性而進夫德者矣是以民日遷善無自知其所以然也先王既先教以其性之所遂而至若其心之樂之者

則更又因進之以德盛者所謂雅頌即是也是以其君子則必學達於雅頌小人則學止於其風而詩風之所教其國朝野風俗歸一風俗歸一則是非無乖是非無乖則上下和同矣雅頌之所教其邦君子必慎其德慎其德則必敬其上敬其上則天子尊安而萬邦咸寧矣是故以樂教人者使人自樂趣其善而天下因以致久安之道也是乃古人之所以崇樂教之旨也

或又問論語云興於詩成於樂何謂也答曰興於詩之義余別有詩經繹解已詳論之矣成於樂者

蓋詩之所言德者由詩而存矣義詳於後學條下
 樂則以聲象其德日習其德音之象而以自成之
 其身血氣之化非復諷誦之比也故曰成於樂也
 教者我有所執成法以率人而使之學傲焉之名也
 其疇象為我有道之紀法成以承彼率而使之用於其
 所體學之類也凡教者修道之設也禮中庸曰修道
 之謂教即是也然而自生民來必有教詩大雅云天
 降烝民有物有則有則者乃言教之所由生者也是
 以武王曰天降生民作之君作之師師者乃教之所
 由行者也古虞舜氏之世其教蓋分二途其胄子教

以樂德曰命夔典樂教胄子者即是也其餘喻以五
 教曰命契敷五教孟子辨五教云父子有親君臣有
 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者即是也夏殷之
 世蓋因之及周人其樂又立國風使其民庶各得徒
 歌習之而因以明五教是以孟子猶述其道曰謹庠
 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言庠序所教以詩而因申
 明其文說之以孝悌之義也吾夫子亦嘗欲用是道
 以教化天下是以聞武城絃歌則有牛刀之喻及自
 衛反魯則有樂正之言由是觀之聖人之教人無不
 藉詩樂也自王澤竭詩教亡而後之教者既昧樂義

又不知教條之當設徒揭前言論之辭旨好書者言之而不者拒之教具不備所喻甚寡於是化風移俗之事不可復望也悲夫如夫禮之教前已論之矣或問教何以爲本答曰教之難也唯以入之於其心之難也而其心之難入也唯以其能數之而已也詩云往來行言心焉數之是故受教以其言說文辭者其心乃慮之其理之當否或以爲然或以爲不然或以爲是或以爲不是要歸之其計數之所當則已而未必以神感未必以神感者難乎以將其身矣是故教者莫如以躬示之詩云視民不

桃君子是則是傲又云爾之教矣民胥傲矣夫子曰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蓋夫示以躬行者彼直承之以其目目觀則止中其心正中其心則莫不以感感則動動而不已則變變而久之則化易云有孚顒若下觀而化即是也今之君子靡不欲化其下美其俗而不能致之者亦唯以其不躬行也詩云弗躬弗親庶民不信是故躬行之者乃教之本也或又問虞書獨先曰以樂教曹子者何故乎答曰曹子即公卿大夫之世子也此類世子者乃其成

人之所必從其政者也而樂者所以達人性情理
 人血氣而以成其德也德成且達則可臨民上以
 為其政焉不然其心惛昧其所執義者猶與小人
 不異也以欲臨政是謂以小人治小人豈得服其
 化乎不服其化則其治不可成也是以曹子尤為
 所當教成德之專要矣夫曹子學成而為之公卿
 大夫公卿大夫猶君之股肱手足也今之學學成
 而其德之行者即亦上之大示以其躬行者耳
 或又問三代之教似為無用之物蓋孝悌仁義人
 性所固有者如水之自就卑而流也政刑以防其

溢越則其亦足矣是以三代之後雖無庠序學校
 之設詩書禮樂之教如古聖人者而亦各自致之
 其治化矣教豈非無用之具乎答曰譬之農之於
 治田也三代之聖人猶老農也三代之降之主猶
 凡農也凡農治田老農亦治田然老農之稼多於
 凡農者何也知穀之性審土之宜而其事能不失
 時宜也如不望收穫之多則已矣苟望收穫之多
 則莫如師老農也古云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也又
 云成康之世刑錯不用三代之後之治豈有此哉
 是故無如師聖人也孝悌仁義之性雖人皆有之

而又各皆有血氣之慾而其性與慾之隱顯於世者亦在其君上及其卿大夫之所率之豈得如水之自就卑而流哉自非其君上及卿大夫崇德性以爲政刑則政刑將以更推其溢越焉惡能防之是以三代聖人設庠序學校以詩書禮樂爲教而自其君上及卿大夫共其所道而明其所爲義然後爲之政刑則民誠服之乃以得刑錯不用而比屋可封也矣老農以牛犂而以鋤耘犂鋤之於老農豈謂之無用之物乎謂教爲無用之具者蓋如凡農者謂之也耳

或又問教本已立何以加之答曰其知失乎禮學記云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由此觀之凡爲人師以知學者之善失爲其要而其所得能觀知者亦唯在用心乎大學所謂雖不中不遠者是也

或又問孟子稱君子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此其爲別可得聞乎答曰

如時雨化之者躬善行道以化邦俗者也成德者善導人而成之德性者也達財者因財而長之者也答問者待學者之叩之者也私淑艾者所學雖未盡亦自有所見而以淑諸人者也孟子又嘗云君之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者即亦同

或又問禮郊特牲曰學正宗四術春秋教禮樂冬夏教詩書者何也答曰禮樂教之而以成之其體氣者也故以陰陽之始詩書教之而以成之其心識者也故以陰陽之終學記云太學之教必有正

業是之謂也

學者躬持習其道勝者而以期後之得合成焉之名也其疇象為此體躬道習於彼其所道而以紀期成合於已其實之類也禮中庸云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然不學而知者世罕有矣是以古者子生九年學書計十年請肄簡詠十有二年學樂誦詩成童學射御二十而冠學禮西漢以降道有道名而道之物亡學有學名而學之實息道之物亡者詩禮皆失其義之謂也學之實息者學失其方之謂也蓋詩者言志者也禮者示德義之則者也誦詩者日勤誦以則

其志久則使其心自與其道合以成爲學詩之道也
習禮者日勤習以則其義久則使其行自與其典刑
合以成爲學禮之道也視今之學書數及雜藝者皆
無不稱期其道終與己性成者謂之學而獨至學詩
禮之業則無有能期其道與己性成者而徒以夫能
誦能言稱之曰學豈非學失其方乎古之學者以變
其性而其行成正故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
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
吾必謂之學矣古人之於學其義可見矣
或問凡人之從學者欲其身有道藝而取賢名於

一世者也今欲以古所言志之文辭與古所制義
之禮法內衡心慮外拘身行抑思屈情勉執強履
以習之則此何與置身於狴犴者異乎且人之賢
愚亦有稟質也已我安知其學之不終無所取益
而已乎其言之如是何以喻之答曰吁此不自知
之言也凡人自其言語應對行步進退皆無所不
學而能者也初生之兒旬月而始能呼父母二歲
而始能憑物而起循壁而步其未能也旦夕習之
無時而息焉矣此豈非以其備口舌手足與人同
而心耻其獨不能用之故乎今其性之所備唯小

人而不可為君子則亦已矣苟可以為君子則獨
不耻其不能為者何也且身居士君子之位者不
以學則不可得其士君子之道此猶行舟者之於
柁楫騎馬者之於轡也豈宜不喜其得之而務求
其執之乎苟惡其抑思屈情勉執強履則豈徒道
藝而已乎雖書數雜藝亦皆不可得成也已獨忍
之於夫學書數雜藝而不能忍之於學道藝者何
乎且士君子之於學欲以終夫命者也而今謂之
為欲以取賢名於一世者抑又鄙矣夫子有言唯
上智與下愚不移若如子所言而不改者人其謂
之何受下愚之名而不之耻者余亦無如之何已
矣

或又問禮學記云學有正業者其道如何答曰按
魯語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
他公文文伯母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
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據此古之學者從師
受業如業詩者日止一篇無及其他亦朝進師所
而受其教其教亦當如子張學干祿夫子告之之
語之類書則因以前日所受之業與今日所受之
業相合以講貫其義夕則以其所講貫之文諷誦

默識以習復其義夜則自計其身所行若或有過而與其所業之義不能合則終夜思之以自改必無憾然後即安此即古學者受業之法按士仕而受官業者亦與是義同

或又問子夏曰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何故也答曰左傳昭十八年周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太人大人患失而或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凶乎又襄二十一年子產曰僑聞學而

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據此欲仕以入政者不可不先學不先學則苟且為政苟且為政則必招禍亂故曰學優則仕也既仕者其心不思學則其志或之卑陋之卑陋則其事必與小人比事與小人比則其國亦必隨而卑故曰仕優則學也或又問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據此人只自求其放心而以收歸之其正則是為學問已得其要者矣則不必須讀書如何答曰否

學是業道之名問是就師質問其疑義也言人自有其性情之正仁義是也而人不能自知其性情之正是以亦不能自知其心之放縱而不能自收歸之其正也今欲其心之能自知是放是非放者非業道且就師質問則不可得也是故孟子之旨凡入之心未歸收其仁義者皆目之曰放心也非指不學之心失其常者稱曰放心也故此上文云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此入心入路非學問不可得知達故曰學問之道也非離學問別自求放心之謂也子不審全文只要之一語失孟子之旨遠矣

矣

或又問朱晦菴其言學乃一以格物窮理為要矣然而晦菴亦嘗有詩經集傳及儀禮經傳集解之作則晦菴所謂窮理者乃兼其學詩禮者然則曰學曰窮理祇亦異名同實耳先生之議晦菴乃如謂不學詩禮只以窮理為事者所議不中其實則晦菴不受之如何答曰古人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是故古人之學採君子之義於詩書法君子之德於禮樂而以冀已與其德義化者耳然而君子之義有所難通者乃思以求其通焉其名物

有難明者乃辨以求其明焉其行有難篤者乃勉
強以遂其行焉學之所要止如是而已故禮中庸
云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
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
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如窮理字本於
易說卦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說卦傳所云乃
語聖人作易之所用其思者初非言學法也晦菴
以爲學法者失其本義矣然而所謂窮理者要之
亦乃思辨之事也則晦菴若先言學而後於其所
學言窮理則其說尚未爲不可也如晦菴乃不然

以爲天下萬物之理合莫乎人性中矣古人之設
學只以教之使就物窮其理也因其已知之理而
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
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
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是
故晦菴其心視天下事物之理譬猶刀劍之於礪
石也乃視詩書禮樂亦皆不過爲天下事物之理
中之一物是以雖嘗注詩集禮而其徒之視之亦
唯事物理中之一物矣於是心竊苦其文浩繁其
業費日也遂乃以爲何必待詩書禮樂乎小學近

思錄四書亦足以窮理矣其尤好簡約者則一切舍書但靜坐省察存養而已此其學法豈得謂之與古人學法同乎余未嘗謂晦菴不學詩禮只以窮理為事也然而彼以其說性理故彼乃謂古人之學詩禮亦是窮理是混學與思辨為一事而又使愚不肖之人視聖人之大猷如已固有之則此亦誤人之大者矣謂我所議晦菴不受者非晦菴之不受而子未能審我議之故耳又問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中庸斷之云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據此則人

唯自審思則其所可以取則者存乎中心矣謂性中含真象理者不亦通乎答曰子豈曾謂聖人所謂性者為遠人之性乎唯人皆有是性故謂之人性矣唯人不學則不能自盡其性故曰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性若不待教而人自得其正則自古豈有設教學哉人性唯有時正有時不正而自不能知其正與不正是以聖人設之教學焉如中庸所斷詩之言乃姑據其正者言之以喻道之不遠人也是以唯其執柯者之伐柯則以其睨視為遠而不執柯而以伐柯者不得謂其睨視為遠者

耳且雖性正者至其可行之道必察於彼此然後得之焉是得其道於彼此之間者而非已性根中有之也朱晦菴所稱性即是性根本與古人所謂性異此義當更別論也今子引詩中庸欲以証性中含具萬理之義者要之姓名已不當其物而其舉証亦皆失其文意矣請更思之

或又問宋儒之學靜坐省察以求知達是性理之說據孟子言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則亦似未為大謬如何答曰否不然孟子此語本言君子學以成其性者則仁義禮智之於其心極見誠實

著乎至求譬如草木之根於土也而非謂人皆如此也今乃欲併及於夫未為君子者以言之可謂強誣矣如靜坐省察之說亦由其學欲達夫所謂本然之性而出而所謂本然之性者其實又與古人所言異其物蓋古人所言性者指心所發見其情有常者名之曰性而後儒乃以為人心中本具此理者漢儒言五常之性宋儒言仁義五常之性即皆是也然如所言可謂之性根而非古人所謂性也此義余別於性及命條下詳辨之矣自此物一謬而天下皆以為人自求而獲諸其心則君

子可以成爲聖人。可以至焉矣。於是。有靜坐省察之說焉。而其未流。遂又崇尚虛理。爲精髓鄙視經文。比弁髦甚者。至或謂聖人之道。與浮屠老子之道無異。乃又有曰。悟入曰鍊丹。於我聖人之道者。興此。又坐於不知聖人之道。卽爲天下至大之道。故也。請更試論之。蓋道之於天下。莫所不存。而有小。有大。子貢有言。無不有文武之道。賢者知其大者。不賢者知其小者。是故道之至大者。非聖人不能知也。夫瀾亦江海之水。然其小者也。今謂瀾具江海。豈可哉。夫匹夫匹婦之性。亦天下之性。然其

小者也。今謂匹夫匹婦具天下之性。豈可哉。是故知天下之性者。唯天下之大智。而後能焉。立道以協之天下之性者。唯聖人而後能焉矣。今人學未能精究聖人之文。未能大睹聖人之義。而欲自求其道於己心者。不狂妄則愚矣。此所謂踽踽周道。鞠爲茂草者矣。而是風之所自。亦由漢宋儒是故。漢宋諸儒。其言性命其物已錯。而雖其學法。又皆大與古君子學法異者。耳。子未能通古君子學法。徒以臆見槩之君子。曰。似不謬者。言亦陋矣。又問。後世儒者學法。與古君子學法。所以異。答曰。人未

知命則未得爲君子未得爲君子則其所性未可
得成而中材以下欲造知命之君子者又不以學
則不可得至也故禮中庸曰學而知之詩大雅曰
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是故古君子言知必本於
學而以度義盡性乃至於命矣蓋古者學有四術
而孔門之教則以詩爲先大戴禮子貢曰夫子教
門人莫先於詩論語曰興於詩卽是也君子日行
其身應事接物其心必揆命而以從事之揆命之
義則始於夫婦終於天地鬼神君子用是以正其
性情而其正性情之道乃可以脩身可以事親可

以事長可以交朋友可以治天下國家矣聖人所
編詩三百者實借其文辭以寓夫君子之道焉禮
者以節之其外者也樂者以成之其內者也書者
古聖賢所用是施之天下大義之迹也是故詩之
所言乃君子揆命之志志之所集則君子之道存
焉而其所先後以成之者聖人實竭心焉乃孟子
所謂既竭日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
直不可勝用者也是故學者非先習詩則君子之
智不可企也君子之所性不可成也君子布教養
俗之化不可冀也自後世誤解詩以爲雜緝田畷

紅女歌謠士大夫褒刺時政篇章之書而古聖人
教人成德改風易俗之道致湮塞不行豈不悲乎
是乃後世儒者學法與古君子學法所以致相異
之由也又問然則吾邦今言見性者如何答曰吾
聞今世言見性者率皆工及賈也其道則不學先
王之大經不習君子之大義雜取四書及浮屠老
聃之說以為教而其所受教者亦率皆工及賈也
夫工及賈庶民也其身當日服其業以養其父母
妻子矣是以君子之教庶人子弟也其學優者陞
之國學而以為士其餘則不敢深責以禮義獨令

其胥傲以化而彼各自以私淑其身而已故楚語
曰民事忠信孟子曰申之以孝悌之義蓋亦不深
責以君子之文行故其教獨止孝悌忠信之義而
已是以儒者思國之有庶民猶土之有草木也以
為俾士學成君子之德而得居上位以得布治
教則是猶時雨之化也彼草木之類皆將承夫沛
澤餘潤而各自得達其生焉矣彼豈足屑屑以
教乎是故儒者之道其人師與弟子皆士蓋雖在
庶民亦猶士也而其所取義則詩書禮樂乃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其學之所冀成者君

子之德也。雖居今之世，乃亦務行斯義也已。而今
彼言見性者，其所教之言曰：天下通共一心者也。
知之者，謂之見性。是故凡人無所別，四民皆不可
不以為善於其業也。苟欲為善，當去自利之心，則
其宜行之道自存乎其中矣。此又韓子所謂區區
為仁，子子為義之類者也。夫農工商其事小矣，不
過行一已而已。其所存之道，正與不正，我且舍之
矣。如士則其事大矣，將從夫政者也不學先王之
大經，不習君子之大義者，雖有善存，亦徒善耳。孟
子不云乎：徒善不足以為政。今彼之教，雖於士亦

乃欲令以徒善為道乎？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
然後知長短。君子之所權於義，亦以夫聖人之大
經。聖人集眾善會眾義，論次先後著之憲章，俾人
學焉。謂之大經。詩書禮樂即是也。凡物之量以大
及小，則無所失。以小推大，則必差矣。今彼未知聖
人之大經，義何以權，善何以擇，則又何以得從政
哉？詩云：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唯邇
言是聽。唯邇言是爭，豈非言見性者之謂乎？且三
代已降，至於今世，士皆自失其士道，雖身不為工
賈，而其心率多農工賈矣。欲以農工賈化農工賈

此其所以不得治如三代之由也。今不務使士就學成德以化其下，而徒勸學於庶人，乃亦不行之道也而已。今彼言見性者，其人率皆爲工及賈，以欲教民者，非其任也。是以士則率羞從聞，日以其道勸衆工賈，我不知其所化，衆工賈幾何人，縱使其聞之者盡化，亦必未至以美風俗也。况不能化其一二乎？此其於世見功效，豈不微乎？雖然使彼但言以勸善於工及賈，則吾豈非之乎？彼則學未博文，私臆槩聖，并取老聃浮屠之說，不能辨其卑高，而以揭之衆庶，曰是道也，是又亂我聖人之道。

耳吾惡之矣，吾惡之矣。

或又問朱子說心曰具衆理，又曰人慾盡而天理流行，然則人唯若人慾不盡而已，人慾盡則衆理卽天理，若旣流行則道乃成於此矣。今學者不事自訟其人慾而從講學者，似迂遠如何答曰：此說大與古聖人貴學之旨乖戾，不可不辨正也。彼曰：心具衆理者，以吾心能是天下之衆，是非天下之衆，非言者也。然此所具者，竟是虛具，非具其實也。譬如見谷響之應，衆聲地影之出，衆形而謂谷地具衆響，衆影也。夫谷地只有此空虛而已，非衆聲

象形之以至則安得有響影哉如聞聖人之道而
心悅其義者亦然唯吾聞而悅之耳非吾始已有
自知是道義也馬有伏轡銜之性而轡銜者古之
達馬性者作之矣而非馬之性固有轡銜也象人
有善禮義之性而禮義之教古聖人達人性察民
故者作之矣而非象人之性固有禮義也則縱令
有人慾盡之日安得天理之流行其心乎且古聞
有命行未聞理流行也且智之得明達者由聞學
之廣而得之矣雖人慾盡而無所學則智未能明
達者是或足以守已安能治人此蓋以其學只謂

聖人之道為其一身之道是以有是說是亦坐昧
君子小人之辨之過也且所謂人慾者何豈非飲
食男女之慾是為其大邪無飲食則人死久矣無
男女則子嗣無望矣安得太之哉聖人故曰節慾
未嘗言太慾也且人慾者為之者何物也豈非血
氣乎血氣者不善用之則為人慾矣及善用之則
人唯賴有此而以得為夫仁義之行又安得太之
乎是故人慾不可太天理無自流行之理而以講
學為迂遠者不知道者言之也又問先生所言天
命抗我者恐即是宋儒所謂具衆理者也如何答

曰不然余所謂命者雖自流行不已亦初非心所具但在於人留心敬聽之處始纔得其影響故詩周南比之淑女曰窈窕淑女君子求之非人慾盡則流行之類也而及學思問辨之後始稍得自定故大雅曰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又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並皆言由學思問辨之後始可知得其命所在者也安得謂之衆理固具哉
或又問今世稱篤學之士僕嘗見數人其人率皆性質朴魯不達民情又闇世故其所言行或又多
有遠於人情者而徃徃爲人笑柄者不知何故有

若是也其人素愚魯致此邪抑由學術之不得其方歟答曰誠有如子言者矣彼皆其所學或欲脩一己或求所謂天理者於己心而其心所是非者因自信不疑不復顧其不通世情而以發之或又其人所學只在博學日夜務博涉廣識終年之所用心非器用服制則草木鳥獸乃身雖在城亦心如棲山谷其性情言語自與世情相遠偶與人事接其面目容貌都如木雞是以其所言行徃徃爲人笑柄耳此皆由學術失其方而然者也古君子之學本欲以成其人材設之而人材成則皆可以

從政政則非達民情明世故則不可為也則古君子所尚學者亦可知也世目篤學之士其言行或迂濶為人所指笑者蓋由學術失其方而然者也然世又道高德盛議論雖好知音罕逢象因譏之為迂濶者有之矣孔子愠于羣小孟子為梁惠所謂迂遠老聃有言下士聞道笑之至其若斯者抑亦不遇之所致非學術之失方也

已上六物其政刑禮樂為君子所以施其德惠於民人之具而君子之道實為紀乎此矣政者所以導之也刑者所以齊之也此二者凡治民者必具

之而君子則有先焉蓋先導以德然後政以得成之其導為先齊以禮然後刑以得成之其齊為樂乃所以導德者也禮樂一物即教也教得其方則學可以得成其人蓋其人在上則可以齊政刑焉矣其人而在下則可以輔教化焉矣學乃造君子之道之用也

材者與才同其物質之可採而以充吾所用者之名也其疇象為其體實物可承體充我所用之類也左傳昭十二年叔向曰如天其有五林蓋木火土金水五者皆可以充人用故稱材也故物不可充人用者

稱曰不材如魯語叔向云苦匏不材於人者即是也
 是以人之稟資可採以充用者亦稱材子不者稱不
 材如左傳文十八年季孫行父稱昔高陽氏有才子
 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
 之民謂之八元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
 渾敦者即是也如孟子云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乃就民性所稟天之本質言者也如詩魯頌云馬斯
 才者又以馬行成有儀而可以充馳驅之用稱曰材
 者要之稱材之義則一矣

或問人材非一也如何可得單稱材名者答曰可

得單稱材名者如古之八元八愷者是也蓋凡稱
 材者皆以其為天下之良材稱如夫子云材難不
 其然乎者亦可証以賈誼材識可充大用稱曰洛
 陽才子觀之則漢人所稱猶未失古義及至近代
 世風益下民趨浮薄稍作麗詞者輒畀以才子之
 目而其人亦醜庸不疑者吁亦異矣
 賢者稱已與彼比見彼之所出實有已所不可及者
 之名也其疇象為於此實道出之所紀等而體見彼
 其道出之所紀及不可之類也是故凡稱曰賢者必有
 所取準而賢之義隨其所等而遷如禮射禮曰左賢

於右者及論語云子貢賢於仲丘者即是也又如禮
中庸云賢者過之亦中人之所見以為賢者如夫子
云事其大夫之賢者又云樂多賢友者其義皆同如
子貢云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亦以中材
為準以稱之者也如云賢者避世其次避地賢之義
與云太上同又如夫子答仲弓問政云舉賢才及仲
弓再問云焉知賢才而舉之及答曰舉爾所知者亦
以賢之為義本隨其等而遷唯其才越已則皆亦可
稱之曰賢故也如單稱賢人者乃又非有賢德而天
下之民所共仰其高德者不足以當其稱如易繫辭

傳云賢人之德賢人之業者即是也

彥者見其人材用超越於常人之度而以稱之之名
也其疇象為體見其物之實用材以紀稱之於彼紀
超越常人之度之類也如詩鄭風羔裘篇云洵如之人邦之
彥兮者乃以前章所云孔武有力而為邦司直之人
稱之為一邦之彥也如書立政云自一話一言我則
末惟成德德彥以久我受民秦誓云人之彥聖亦以
其人有超人之度稱者也

哲者其心之體道能體於其所迥至之名也其疇象
為其實心之體道體其道之所至迥至之類也詩書中

言哲者甚多書臯陶謨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洪範云
 明作哲康誥云殷先哲王酒誥云經德秉哲召誥云
 殷多先哲王在天又云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
 自貽哲命無逸云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
 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詩小雅鴻雁篇云維此哲
 人謂我劬勞小旻篇云民雖靡盬或哲或謀大雅下
 武篇云世有哲王抑篇云哲人之愚亦維斯戾又云
 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烝民篇云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瞻卬篇云哲夫成城其稱哲之義並同蓋
 皆稱心善自承其明智不惑之德曰哲但如婦人而

自恃其智者其德必不順不順必至以亂國家故瞻
 卬篇又云懿厥哲婦為梟為鴟也又雖知其善而不
 能從者為不哲如左傳襄二年君子云季孫於是為
 不哲者即是也

聖者承天之道合諸民之故而以作教之名也其疇
 象為彼實之道天之體於此之紀民之故而用以道
 之教之作類也但以其言天道民故者固亦有大小之
 義故古者其人智能察遠而足以作物則並亦稱之
 曰聖如左傳襄二十一年御叔稱臧武仲曰聖及越
 語大夫舌庸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及詩小雅

小旻篇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者即是而亦皆本於書云聖作則而以言之者也然作則之事亦深思之則有可得之道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也如詩大雅采芣篇云維此聖人瞻言百里言聖人乃直欲以其身處於百里民人之所瞻蓋亦以智能察遠言之者也楚語云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戒我及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又云若武丁之神明其聖之獻廣者義並同如小雅正月篇云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

鳥之雌雄者乃以其占夢之善中有與察遠作則之智相似故亦各自稱曰聖也又有專以作則稱聖者如詩小雅巧言篇云秩秩大猷聖人莫之及禮禮運云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景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禮樂記云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者即是也或問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化之謂聖據

此則聖是大其善與信而化之之名耳似與察遠
 作則等之義不合如何答曰善與信者即是民之
 故即是天之道之所存故孟子又曰聖人之於天
 道也命也有性焉可見善信即亦是天之道也今
 大而化者即是察遠之效而曰化之則作則之義
 亦已自存乎其中矣

或又問孟子云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
 也桀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
 謂集大成伯夷桀下惠伊尹皆聖者與答曰子墨子
 固云皆古聖人也然則三子之察遠作則者何答

曰子墨子本述知言之道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所謂知言者即察遠矣知其言之誠淫邪遁而以
 太之其所行者即作則矣伯夷桀下惠伊尹並皆
 行於此者也孟子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也聞伯夷
 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桀下惠之風者鄙
 夫寬薄夫敦豈非亦作則之一證乎故曰皆聖人
 也然而孟子又嘗終其論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
 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
 玉振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
 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

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其終條理者乃亦是躬行作則者耳以是觀之孟子言聖此其本意亦皆主其作則而以謂之者矣

或又問聖可學而至乎答曰古皆曰可至故子貢曰夫子既聖矣乎夫不可學而至者安言既乎書洪範云思曰睿睿作聖苟不可至者安言作乎又問臧武仲亦聖大夫舌庸亦聖伯夷伊尹桀下惠亦聖孔子曰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則堯舜亦聖矣殷武衛武稱睿聖則武丁武公亦皆聖矣左傳文二年君子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

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窟則禹湯文武亦聖矣聖豈固有不同乎答曰然固有大小聖之有大小亦猶智之有大小或式於一國或儀於一世或法於百世唯孔子作萬世之則者也故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是故孔子之於聖尤為至盛矣又問孔子亦可學而至乎答曰可孟子曰所願則學孔子也夫既學之則必亦知其可至也

或又問周易繫辭傳數言聖人者何乎答曰唯周
 易之開物聖之事也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又
 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其義余別有周易繹解之
 作備已論之子欲得其詳則求之於彼解可也
 已上五物紀目其人物之實者蓋見學可以成此
 德也材者稱之其質者也賢者品之其材能者也
 彥者目之其賢材之度者也哲者言之其知者也
 聖者以其知之達天德為名者也唯聖知然後至
 于命矣

名疇卷之五終

